

漢譯世界名著

儷 伉 賢

裴斯泰洛齊著  
傅任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J. H. Pestalozzi 著  
傳任敢譯

漢譯  
世界名著

賢

伉

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六七四九上

嚴

漢譯世界名著

伉儷一冊

(37221.1)

Leonard and Gertrude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H. Pesi-lozzi

譯述者

傅任敢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我有一個熱切的企圖：希望異域的教育上的經典都能譯成中文！這個譯本就是我這種企圖的嘗試之一。不過我是一個時力兩絀的人，萬一譯文有什麼漏誤生疏之處，敬以至誠希望一切善意的指教。本書漢譯承何炳松先生在教育雜誌上披露，並作序言，謹此謝謝。

任敢。

裴斯泰洛齊先生像



採自 Cubberley: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七八一年氏之名著利奧那特與革特魯德（按即賢伉儷）之第一卷出版，中含氏之家庭論、教育論、及社會改造策，文筆銳利，描寫精密，對於農夫之生活，發揮盡致，是書一出，爲世人所傳誦，氏之聲望一時大振。』（教育大辭書）

『林哈德與格爾脫路德（按即賢伉儷）乃描述瑞士村落生活之一種小說，共四卷。……其教育理想均含蓄於此書中。』（中國教育辭典）

## 漢譯本序

世界教育名著賢伉儷 (Leonard and Gertrude) 爲近世大教育家裴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用德文所著，美國昌寧女士 (Eva Channing) 於一八八五年用英文節譯之。茲經我國傅任敢先生根據英文本譯成漢文，以餉吾國研究教育的讀者。

裴斯泰洛齊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是瑞士的一位最偉大的教育改革家和現代教育學的主要創造家。他幼年喪父，受母教甚深，所以感情特富。少年時代頗受當時自然派哲學的影響，受盧梭的感動尤大。曾想盡力於農事改良以增進民衆的幸福。乃於一七六七年購荒地百畝，從事墾殖事業，並照盧梭在愛彌爾一書中所提的方法以教其子。嗣於一七七五年以其地爲貧兒教養院，施以實業教育。茲事終因各家長的不合作而失敗。自此乃恍然於個人及民族的改造必先從改良環境入手。

自一七八〇年後凡十八年間，實爲他生平最困窘時代，亦爲他的著作極豐富的時代。他此時的境遇很有點像我國從前許多名家所謂「窮而後工」那句話。他當時想到種種社會的和教育的問題，終於覺悟到要改良個人和社會，祇有用教育的力量從個人的德性和智慧上的改良做起。一七八一年開始出版的賢伉儷這部書，就是他那種理想的表現。

他在這部名著中所表示的理想大概有這樣幾點：（一）我們要改良民衆的狀況，應該用教育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力量；（二）教育的中心應在家庭而不在學校；（三）教育的起點應在搖籃中，最初幾年最重要；（四）無知的母親，祇要照裴氏所定的方法去教育兒女，一樣的可以和尋常富有學識的教師得到效果；（五）祇要家庭能够改良，社會自會進步，窮困自會消滅。

裴氏這種主張，似乎很像我國儒家修齊治平的說法。無怪此書一旦出世，驚動全歐，頓成西洋學術界上的一種經典。而裴氏的偉名，亦因此而千古不朽。

到一七九八年，他又出任孤兒院長。次年乃從事實際學校的工作。一八〇五年他又創辦一種師資訓練機關於伊佛頓（Yverdon），發揮他那根據心理學原則以實施教育的大主張。歐美各國



教育家，相率負笈來游。他的學說因之遂遍傳於世界。普魯士和美國受他的影響尤深，所以十九世紀初年以來有所謂「裴斯泰洛齊運動」，鼓吹應用裴氏的教育理想於實際的教育工作上。事實上他那「教育應該心理學化」的主張，到如今雖在我國亦很受了一點流風餘韻的影響。

他主持伊佛頓的教育研究所先後凡二十年。終因和一部教師不協，於一八二五年退職。逾二年而卒，享壽八十二歲。他一生對於教育事業，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了。

至於此書的漢譯者傅任敢先生，他的譯文一筆不苟，而又流暢可讀，信、達、雅三個條件差不多都已做到。我們預料讀者一定會感佩傅先生這番介紹西洋教育名著的努力。

何炳松

## 英譯導言

裴斯泰洛齊的『賢伉儷』一書，最初出版於一七八一年，約佔全書四分之一。其餘三冊分別出版於一七八三年、一七八五年及一七八七年。一七九〇年至一七九二年，裴氏復將此書加以修正緊縮，再版行世，共分三冊。後來裴氏收集自己的作品，交由什杜加（Stuttgart）的可塔（Cotta）出版（一八一九——一八二六），他又把初版大加修改，尤其是第二三四冊修改得多，全書擬擴充爲六冊。但是六冊之中，只有前四冊曾經印行，第五冊的原稿於裴氏死後遺失。至於塞法德（Seyffarth）版，更爲後出，共計五冊，盡量保存了第一版的精華而又沒有忽略第三版所增加的材料，書中附註頗多，常時提明兩種版本的異點。

簡譯『賢伉儷』一書，困難很多，因爲各種版本之間，歧異頗大，而始終根據某一種版本又是不可可能的。這本譯本所根據的材料是累克倫（Reclam）的廉價本，只有前兩冊，大體是依據第一

版的；可塔本，內容是擴充後的，可是並不完全；塞法德的選本，共計五冊；和同家的簡明通俗本，一冊（一八七四年出版）。

裴氏的文筆是最枯澀的。書中雖隨處表現作者的常識豐富，練達人情；但是讀者讀上五六頁後，無不昏沈欲睡。加以篇幅又大；所以我們採用徹底縮譯的辦法，或亦情有可原。不過因為縮譯之故，原書的古樸之處不能不多所犧牲；至於書內的對話，則大概保存其本來的面目。格姝及其兒女們的描寫，刪節最少，因為這部分文字不但寫得極其有聲有色，並且從教育的見地看來也是極有價值的。

從外表上看，『賢伉儷』在文學上的地位頗為奇特，因為它既不是一本純粹的小說，又不是一篇教育學的論文。我們頂好把他當作一篇十九世紀瑞士農民生活的寫實，內容雖不能說怎樣的令人愛不忍釋，至少對於那時的風俗習慣是描寫得奇特有趣，可以令我們增加見識的。但是這本書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價值可就遠過於此了。蓬那村就是代表全世界的，作者描寫改革腐化的辦法，提高道德的標準的時候，他就是在表白他自己對於某一部分無間古今的最大的社會問題

和政治問題的意見。他對於教育問題的意見散見於第八、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一、三十二各章。

這本『賢伉儷』的節譯本雖則缺點很多，但是希望它能使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一本了不得的著作因而更能得到較多的讀者，大家欣賞一番。

昌甯 (Eva Channing)

## 霍爾序

這個家常故事不是爲現代一般小說讀者寫的。這本故事裏面所講的是一種深切的熱烈的愛；愛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不幸者、弱者和孩子們。作者寫的书很多，但是他寫的故事只有這一本。這本書所表示的是作者熱烈的內在生活，所描寫的是他自己所處的那種平凡的現實的環境。裏面有踢打妻子的農人，和偷竊生白薯的窮孩子，他們只有過節的時候纔能吃到沒有去掉乳脂的牛乳；裏面也有畜糞堆，有畜欄裏的穢水；但是裏面也充滿了各種各色的事故，各種各色的人物。有僞君子，有大傻瓜，有長舌婦，有守財奴，有酒徒，有勢利小人，有陰謀家，有公正的法官，有良善的牧師，有搗亂的貴婦，有老教師看見了教育新潮而憤怒，有庸醫生因誤殺人命而被罰作掘墳的苦工，形形色色，都栩栩如生的在書上出現。書中的動作是很緊張的。村正的妻子拚命從教堂跑回家去；村正本人屢次聽了她的說話而目瞪口呆；村正的夥伴因爲懊悔而在地板上打滾，自己用拳頭打自

己。魯迪母親的臨死是很淒惻的。鬼怪追逐亨美爾的一幕最滑稽了；至於亨美爾到絞架底下，自認應該死在架下，手指上點着永不退色的記號，也給讀者一種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這個故事所描寫的是一種沒有十分開化的村落，所以裏面又充滿了興味和教訓。例如人民集會的大方場；廣大的公地，各地主間公地的分配便是全書的一條有趣的脈絡；公家絞刑吏的絞椅，村正兼酒店老板，誰都欠他的債，他躲在窗口竊聽，他探聽一切主顧的家庭的陰私；小規模的盜竊、欺騙、迷信、陰謀、謗毀、造謠，在這形形色色之中，祇有那月酒店是很繁榮的；最後還有那住在舊堡內的偉大的、慈善的地方官，好像一個善神，遠遠地注視村裏的一切事情，他在市場裏主持了公道，誰也不能欺騙他，誰也不能妨礙他，——這種種情景在當時裴斯泰洛齊的心目中是實在的，而在我們看來卻是新奇的了。總而言之，看了他這個故事，我們就不禁想起許多德國學校教室牆上爲文字教學與實物教學合用起見而掛着的那種大而着色的圖表，——那是些大塊大塊的強烈顏色，一堆一堆的人和物，並不求其合於藝術的調和，但在兒童心目中，卻比美術館中任何作品更近於生活，更富於生活。不過它與這些圖表有個不同的地方：它有一個目的，使它從這些具體的

細節升到一個道德的平面，一個文學藝術所能達到的最高的道德平面。

這個愁慘的小村裏有一個賢淑的婦人——格姝，她是泥匠廖納德的妻子，她一天跋涉若干哩路，去見郡中的長官，爲她丈夫求工作，村正用酒誘惑她的丈夫去貪杯，她便控告那壞村正。她囁地訴出了苦情，她丈夫得到了建築新教堂的工作；最後經過長期的鬭爭之後，村正的罪惡終於敗露而塌臺了。格姝教自己的孩子做家庭的工作，教他們格言、讚美歌、禱告、清潔、禮貌，最後，讓一個隣居的孩子也一同加入。一個破落的貴族，沒有事幹，看見了她的家庭學校，最後自己也決心要當一個教師。格姝有時候雖然說出一兩句『扼要的話』，但是她不能把自己的祕訣盡量告訴他。她覺得學校應和家庭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不可和家庭生活作對；學校應該是一個圍坐在家庭火爐旁的較大的團體，口頭的教訓應該消滅於實際活動的精神之下。教師的學校很發達。牧師也發生了興趣，他知道自己的陳義太高，太注重教義，不切實際，於是也把說教的方式改變了。全部家庭生活與勤勞工作的精神漸漸復興了。有幾個頂好的人每週集會，討論繁榮商業的教育大問題。王室的內閣也發生了興趣，來研究蓬那——那地方已成爲瑞士最繁榮的村落——最後的結論是：

如果一國的政府真是嚴重地、深切地希望改革，除了模仿蓬那以外再沒有更好更徹底的方法了。其實這是世界上一般政府的原則。

所以，蓬那就代表全世界；村正就代表酗酒、陰謀以及使社會墮落的種種惡勢力；格姝就是好教師，要使世界得救就只有靠她的力量。我們讀這本故事的時候，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現在也有成千成百的社會，需要徹底的改革，只有用同樣切實的倫理教育的漸進方法，纔能成功。捐贈基金，創製法律，採用新方法等等雖然重要，可是不能使這種改革生效，要使這種改革生效，便得如裴斯泰洛齊所想像的一樣，需要高尚的婦人運用她們的愛，運用她們的誠，從家庭中洋溢到社會上去；需要各界中賢淑的格姝，她們實是天生的民族教育家；我們當男教師的如果要自己的教訓能有一種感化的力量，我們必得把她們的工作，她們的『扼要的話』深切的體會一下。

這本書代表了裴斯泰洛齊的影響的極致。書出以後，王室的貴人都來拜訪他，送他禮物。名家海巴脫（Herbart）、費希特（Fichte）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從他在這裏所燃着的火星點起了熊熊的火把。這本書是每個好教師都該細心讀的，讀了以後，對於譯者的工作偉大，而又善於取捨，把篇



幅這麼巨大，內容這麼難於爬梳的一本原書譯成了現有的可人的形式，當然會感謝她的。

霍爾 (G. Stanley Hall)

霍爾序

五